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

同治七年戊辰六月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榮全奏<sup>等</sup>等前因去歲接據本屬唐努烏梁海掌印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報有該屬總管邁達爾遊牧內烏克果勒地方突來俄眾要在彼處蓋房種地勸止不聽等情一事<sup>等</sup>等當即一面據情奏

聞一面嚴飭該總管籌務須妥善勸回無如累據呈報多方勸慰執意不肯回國<sup>等</sup>等萬分無法正在欽遵疊次

嚴諭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示文設法詳查催辦聞復又接見由庫倫轉到俄官俄字公文一件約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照會前因已飭屬查辦。即令<sup>才</sup>等派員護送出境。交俄官  
收回。等情。照會前來。時在去冬<sup>才</sup>等當即差派候補防禦  
瑪祿堪委署驍騎校明良<sup>吐</sup>魯番驍騎校雙城帶領通事  
會同唐努烏梁海總管添派委員詳查受送各情。曾經奏  
明。後旋據委員瑪祿堪等及烏梁海總管委員等呈稱。遵  
飭護送越界俄人。現已增多。遂善言至再。俄人始形詞窮。  
復以隆冬雪大難行為詞。誓必春融定皆返回。取結造冊  
等情。當經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各在案。茲於本  
年閏四月間。因時已春暮夏初。尚未見報該俄眾有返回  
之信。復令前派委員瑪祿堪明良馳赴唐努烏梁海。仍會

同該總管委員等。妥令起程護送出境去後。嗣據委員瑪  
祿堪等。及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前後稟報。  
所有烏克果勒越界俄眾。已於四月初十四等日。始分  
為兩起。差役官兵乘復護送至俄界之烏斯地方。均交該  
處之俄日白布勒蘇婁羅斯訖。並將其前蓋房屋均已拆  
毀。此外唐努烏梁海並無俄人等情。出具印甘各結前來。  
復查與委員瑪祿堪等所稟無異。而委員瑪祿堪等。又親  
將烏克果勒形勢查驗。地路崎嶇。樹木叢雜。現無俄人蹤  
跡。惟各隘口之水。毗連俄境處。可通舟楫。易致俄人任意  
出入。恐其復有借詞抵賴。當令住牧之總管等。嚴加防範。

勿再令其越來為要。後遂回烏銷差各等情稟報前來。等伏思現在雖據委員及唐努烏梁海總管等累次設法查辦。始將該越界俄眾勒令起程護送出境。均交俄目收回。其反覆無常之性。是否不復前來。抑或別生枝節。誠難逆料。等惟有仍行嚴飭唐努烏梁海掌印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轉飭各屬一體小心慎密嚴防巡視。並仍將原稟案文印甘各結鈔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查。再等查候補防禦瑪祿堪委署曉騎校明良兩次經等派往唐努烏梁海境內烏克果勒地方。終能將越來俄眾說令出境。不無微勞。擬請將候補防禦瑪祿堪

賞加佐領銜。將委署驍騎校明良。作為卽補驍騎校。其去歲經  
等派往隨同瑪祿堪驅逐俄人之吐魯番驍騎校雙成。可

否一並

賞加防禦銜。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

麟興等又奏。等適據巡邏兵由西臺拿獲俄國人二  
名。由駐班副將軍特報前來。當以為越界俄人。隨飭兵部  
理藩院司員等。見知俄語人。說明照章奏

聞。送交庫倫轉致。乃訊之。至再。語言均不相通。未能知其係何項  
夷人。因思時值不靖。突獲此來。歷不明之人。若不窮究。僅

是奸細。微服異言。前來窺伺。誠所不保。正在苦追詢。聞奈榮全由俄回烏。幸而帶有克當外國通事之伊犛索倫營六品藍翎委官富賀善。尚知數種外國語言。隨令隔別試問數次。據富賀善述稱。問得來歷不明人二名。係俄羅斯西四十餘站普哈爾國阿布都爾罕薩瑪爾汗所屬圖斯噶爾地方人。一係哈濟里瑪里之子。名喚蘇拉坦莫呼特。年七十歲。一係其子呢瑪納罕。年二十歲。貿易離家。四箇月在途。行至塔什堪地方。有三箇月。被賊搶去所帶貨物。失迷路徑。行走之處。均不知何地何名。並無主使之入。實係無心誤入此地。被人掣來等語。等查外夷失迷路徑。

誤入中國成案。一面具奏。一面派員由驛送交科布多。遞次轉解伊犁查辦。今新疆各城均已淪沒。既不能送交科布多。遞次轉解。又不敢縱放。恐其沿途滋事。再四思維。等惟有將俘獲此項善哈爾人二名。暫行寄禁。俟後遇便再為解送回國。

諭軍機大臣等。麟興、索全奏。送越界俄人出境及俘獲善哈爾夷人各摺。唐努烏梁海地方越界俄人。既經該總管等設法查辦。護送出境。交俄目收回。仍須防其復來。並著麟興等飭令該總管等隨時巡防。毋任再行越界滋事。所有此次出力之候補防禦瑪祿堪等三員。均著先行存記。另有勞績。索全請獎。善哈爾



貿易夷人。迷失路徑。誤至烏城。既非奸細。不必苛禁。著麟興等妥為撫恤。並咨詢俄國邊界官。如可由俄國遞回。普哈爾之處。即著設法送回該部落。以示羈縻。

榮全又奏。於閏四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三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查明誤擄諾海貿易牲畜等件。請飭會商妥辦一摺等因。欽此。於五月初六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麟興等奏。請派大員會定界址一摺等因。欽此。伏思俄人素性詭詐異常。無事生端。誠如

聖訓得步即思進步。若不在外邊了。誤擄牲畜一事。誠恐日久另  
生別計圖報。即與本處將軍大臣等籌議。湊集賠償銀  
兩。一面備辦公文。飛咨俄國西悉畢爾溫布克訥斯阿勒  
瑪圖斜米等處庫必那圖爾。令其約地會辦此事。以期速  
了此局。而杜俄人混牽圖賴之弊。並咨商布倫托海辦事  
大臣等。一俟該辦事大臣李雲麟回文到日。相機籌商。斷  
不敢拘泥誤事。致啟邊釁。現遵奉

諭旨。著分定烏里雅蘇台邊卡界址。現與本處將軍大臣等商  
辦。與俄人咨文。約至邊界會立鄂博界牌。分定界址。以肅  
邊境。

崇全又奏。芬現在與本處將軍大臣等籌議。先由烏坦庫  
存正項內撥借銀五千五百兩。芬由俄國帶來正項捐輸  
銀七千零一兩二錢六分五釐。二共湊集銀一萬二千五  
百零一兩二錢六分五釐。遂備辦公文。咨行俄國西悉畢  
爾等處克納斯等。約地完辦。上年棍噶扎勒參誤擄該商  
人牲畜等事。且索倫等眾。不日即可行抵我境。布倫托海  
現又釀出事端。聽聞前運去糧石各物。大半皆被搶掠。約  
計該索倫等眾。總在數千人口之多。儻一時齊聚布倫托  
海等處。在在需銀籌濟口食。查烏坦等處。庫存軍餉無多。  
若索倫等眾。長途攜男負女。奔回本地。反受飢寒。豈不負

我

天恩。或由戶部先行撥解銀二萬兩。抑或由就近省分迅速撥解。一俟到日。除補還烏里雅蘇台庫款外。其餘以顧索倫等眾目前急需。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籌辦誤擄牲畜情形。並請撥餉銀各一摺。據稱棍噶扎勒參誤擄牲畜一事。業經會同麟興、錦丕勒、多爾濟等議賠債銀兩。備文飛咨俄人。約地會辦。咨商李雲麟等。未據回覆等語。此事既據榮全等籌商辦理。自應迅速了結。免致日久別滋事端。若待李雲麟咨復到日。再行商辦。往返耽延。反恐別生枝節。著榮全會同麟興、錦丕勒、多爾濟。迅將此事辦結。

不可拘泥誤事。一面分定烏里雅蘇台邊卡界址。與俄人約至邊界。會立鄂博界牌。分定限址。以正疆界。榮全辦理俄人交涉事件。並安置索倫人。取需項甚急。烏垣庫存短絀。著戶部趕緊由部庫撥銀二萬兩。解往綏遠城。卽由德勒克多爾濟等派員解往烏里雅蘇台。交榮全分別動用。以濟要需。

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張廷岳於閏四月十五日。起程。二十日。馳抵烏雅拉噶卡倫。二十一日。帶同印房部院筆帖式熙讓。蒙古七品官巴揚呼都克猛克。及管理卡倫札薩克車林敦都布等。並畫匠一名。由烏雅拉噶卡倫至阿魯哈當蘇河匯流之楚庫河南岸。查看俄羅斯

種地芟草之西北角岸上。有鄂博二座。東西斜峙。鄂博少  
東。俄人編木為欄。沿山為界。卽由交界舊路。登山向南行  
走。約八里許。按交界舊路。應轉而向東。俄人則由此處向  
南。砍樹標記。斧帶同筆帖式等。循其砍樹為標之路。率皆  
山梁。倏東倏西。或由山頂之中。或偏峻嶺之隅。總視其高  
峻。陡險。難以登陟之處。曲折標記為路。窺其用心。亦良苦  
矣。遂攀援魚貫入樹穿林。繞越前進。數其砍樹標記。塗以  
黑墨。硃油。並細勘其所謂舊路蹤跡。在山四日。始將俄人  
所標記之哈拉圖達巴罕。伯里業達巴罕。奔布格爾山。哈  
拉扎查爾瑪。噶克沁。托羅蓋等處。盡行履勘。直至庫克陡

起河與阿魯哈當蘇河匯流轉入東北入山。又匯入楚庫河之處。卽俄人由此渡河回國之地為止。統計其標記之樹二千九百六十餘株。意圖侵占之地寬約十八里有奇。長約八十餘里。仍由此路回至噶克沁托羅蓋迤北之哈拉扎查爾瑪地方。卽俄人用木圍小樹一株堆鄂博處。其所堆之鄂博。上年冬令已被大雪壓倒。僅存其跡。此俄人砍樹標記。將寔金地方包羅在內之實在情形也。卡倫兵丁引路由此就近回卡。見沿途樹木有舊跡者甚多。環山舊路亦甚紛歧。當向扎薩克及卡倫官兵查詢。據稱每年按季會哨巡查鄂博。及捕打進

貢豬卷。是以小路疊年加增。至樹上舊跡。皆恐大雪封山。迷失路途。尋此舊跡行走。即可出山等語。遂於二十五日申刻。回至烏雅拉噶。五月初四日。回庫倫接印任事。趕緊繪畫地圖。因思二十二日在伯里業達巴罕之北。由俄人砍樹之路。向南查勘。忽入大路。東西相通。詢係由烏雅拉噶卡倫赴明几卡倫之官道。俄人則由此又砍樹向南。此處竟成十字道路。若照依俄人砍樹標記為界。將來巡查卡倫。及此而止。無路可通矣。卽此官道。並環山小路。以及處處樹上舊跡而論。並不止俄人砍樹標記界內。有路有記。此共知共見之事。且由烏雅拉噶卡倫至明几卡倫相距



百餘里。每卡倫官兵。不過三十名。以無多之官兵。巡查百餘里之深山。遺谷。卽令梭織不斷。亦難免有顧此失彼之虞。况俄人狡詐性成。難保其平日不渡河而南。冥訪窮搜。豫為今日地步。再阿魯哈當蘇河。匯入楚庫河。岸之以北。為俄羅斯。岸之以南。為中國。現在俄人種地。芟草之地。又在河之南岸。已與靠山順水之義。不甚符合。設今此種地。芟草之處。東西南三面交界。俱有鄂博。俄人窺伺之意。何由而生。今止西界河岸。上有鄂博二處。而東界南界。並無鄂博。兼之山內。產有金沙。俄人惟利是圖。此窺覷之心。所由生也。等將俄人砍樹標記之路。周歷履勘。平心查看。

皆在嘉慶二十三年俄人所畫手印地圖紅色之內。其為中國之地。似無疑義。已繪圖貼說。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核。

御批該衙門知道。

癸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五月間。由俄國繙譯官柏林。交到伊犁索倫總管德勤。副管博清。阿。遞寄清文稟摺各案。臣等當飭譯出漢文。公同查閱。據德勤稟稱。伊城失守後。參贊榮全。聚集索倫愛曼等眾。保護霍爾果斯等城。領隊霍加布。佐領圖乞強阿等。暗地糾合蒙古官兵。各帶戶口。西入俄羅斯境。德勤帶領窮困官

兵戶口駐紮俄羅斯圖爾根地方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與賊大戰受傷被擒全家盡陷嗣因回民與塔蘭齊回匪互相爭鬪來開逃出仍聚集散眾同赴俄境其時榮全豫備銀三萬兩將各路難民向玉爾雅爾等處那移圖爾根處並未給過一文現聚人口四百有餘耕田養命無力那移可否借取銀兩以廣聲威而守地方等語據博清阿摺稱迺回猖獗連陷各城索倫愛曼等官兵與賊轉戰暫得保守五年三月領隊大臣霍如布總管圖瓦強阿凡有牲畜馬匹之官兵攜帶男婦二千五百餘名全行逃走嗣於七月驍騎校那遜榮庫亦攜帶四百餘人逃走逆匪突

入受。曼被殺被擄者不下三千餘人。博清阿僅餘馬卒十餘名。俄兵五十餘名。三次衝入賊營。奪取七百餘口。嗣有由賊中逃出者一千三百餘口。先後駐紮俄羅斯圖爾根等處防守。向俄羅斯借糧餉。並移牛隻耕田度命。數月前聞署伊犁將軍榮舍來至斜米地方。撥銀二萬五千兩。交總管圖瓦強阿帶去。收攬被難兵民。圖瓦強阿承領後。將銀付與喀帕兒之俄羅斯庫內收存。並未放給逃散戶口。博清阿親往祈求。圖瓦強阿並無救濟之意。是以無法前赴阿拉瑪圖。與固畢那圖爾尚借銀票盤費。旋據領隊霍加有。飭令移至喀帕拉地方。發給銀兩。奉喀帕兒與吐

呼魯克相隔十餘日路程。雖欲移過山嶺。因衣食俱無。難以那勤。博清阿散出將及三年。無日不思圖報。此間大小一千三百餘口。並無異心。與賊不共戴天。俟救兵一到。捨身助勦。雖窮困至極。斷不肯投身異國。負主辱宗。現在逆回與塔爾齊回民不睦。自相殘害。若大兵乘機進勦。則伊城立時可復。博清阿帶領一千三百餘人。把守圖爾根地方。若一那移。深恐與賊開路。再駐紮圖魯克之難民。皆台吉鐵色克接濟盤費。其人忠直純篤。取情推服。懇請恩施鼓勵各等因。臣等察度情形。所請轉奏各節。大抵係因困處圖爾根地方。希圖接濟銀兩起見。惟查同治五年八月。據

榮全奏稱。前往俄國催調官兵。風聞索倫總管德勤。聚集營兵數百名。會商隨順逆回之事。領隊霍加布。面見德勤。善言開導。令其會同東四族官兵。前往圖爾根固守。德勤陽奉陰違。前飭調車吉一帶官兵。會議擇地紮營。該總管推病不來。是以圖爾根紮營。竟成畫餅。並於六年正月具奏摺內。鈔錄德勤信函。內稱。參贊寬恕我罪。支給糧餉。我等送罪現醒。願留此軀。以為報恩復讐之地。又於六年四月。據霍加布懇請轉奏摺內。據副管博清阿來信。云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賊眾數千。將總管德勤。奪住。傷和。殺死。族民無數。僅餘一千餘人。駐紮俄營等語。是德勤原係與

賊戰敗受傷成擒。其是否被脅於先。歸正於後。無從懸揣。至德勤所稱圖爾根難民。並未給過一文。榮全奉

旨收攬難民。其必廣為招撫。何獨於圖爾根一帶置之度外。殊不可解。又博清阿所稱帶領一千三百餘人。把守圖爾根地方。亦未給過餉銀。不得已與俄官商借銀兩。並有台吉鐵色克接濟盤費。懇請獎勵等情。不就近臬商榮全。報請臣衙門代奏。其中均難保無別故。相應請

旨飭下署伊犁將軍榮全。將德勤博清阿所請借助餉銀獎賞台吉。並歷敘留守俄境各情。逐一稟公查數覆奏。該總管等現駐圖爾根地方。於防勦機宜。能否得力。並請

飭下榮全一併酌辦。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繕摺開。臣衙門又接到榮全來函。內稱喀帕兒俄庫所存軍餉。庫必那圖爾僅發給銀五千兩。此乃索倫等眾起行急需。俄官如此勒掇。實出意外。現又與俄官催要銀兩。著索倫領隊霍伽布。催令索倫等眾趕緊起行。可否照會俄國公使一體催辦。又稱前任總管德勤前行未改。煽惑人心。並鈔錄領隊霍伽布咨文。內稱防禦頗爾德恩圖。不遵調遣。與德勤勾串。編造謠言。廣行煽惑。佐領德勤。防禦頗爾德恩圖。馬甲伊勒哈春。綽隆果勒等。



結為羽翼。倚靠俄人詭詐之術。央求行文總理衙門。先占地步。飾詞舞弊。並據庫必那圖爾霍伽布文稱。圖爾根地方。居駐德勤。曾借我處三百車爾特食糧。三百錢帖。五十隻牛。欲在此種地。以待大兵。因此不能那勤等語。目等查德勤所請轉奏各情。本屬可疑。惟恐其為俄人籠絡。是以請

旨飭下榮全確查。並將支借餉銀。可資調遣之處。相機覈辦。今據榮全所稱。德勤前行未改。煽惑眾心。倚仗俄人詭詐。首鼠兩端。是俄官之勒索餉銀。未必非德勤隱為指使。誠恐給予餉銀之後。尚未必能遵飭那移。應仍請

飭榮全不動聲色密為訪察實跡。如有前項情弊。奏明懲辦。至博清阿平素是否與德勤朋比。抑係實心圖報。臣等亦難臆揣。應請

飭榮全一併查明覈辦。至俄國現存銀兩。應由臣衙門再行照會該使臣倭良嘎哩。轉為行文。迅即撥發。合併陳明。

御批依議

乙卯禮部奏。准朝鮮國王李熙特遣齋奏官李建昇齋到奏本一道。臣等公閱原奏。係因本年三月間。美國兵船停泊該國。索還向年披陽羈留洋人。又四月間。俄國人登陸滋擾。並墮損該國興宣大院君父母墳山等情。具奏前來。

又遣齋咨官吳慶錫齎到咨文一件。臣等查閱原咨所稱俄美兩國在彼滋擾各節與原奏大略相同。並據咨稱該國匪民崔善一等七名交通洋人現逃往江蘇山東等處地方懇請緝獲解送該國各等語。乞臣部照驗轉奏等因。臣等不敢壅於

上聞。謹照例鈔錄原奏並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國王李熙奏。同治七年三月二十日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黃海道觀察使曹錫興驛次馳報。備三和府使李

基祖長連縣監朴鼎和等呈稱。本月十八日。有云美國水師副將官費米日。駕火輪船。來泊平安黃海兩道分界海中。委員問情。拒而不受。仍求交還。向年披陽省羈留四人。此事實由登州人于文泰。本國人金子平。構虛做誑。而地方官等。以已經咨覆禮部之意。反覆開示。猶復耽留不去。閏月相持。嗣於四月二十日。公忠道觀察使閔致庠馳報。備洪州牧使韓應弼。德山郡守李種信等呈稱。本月十八日。又有異船一艘。來泊於洪州牧外洋。就中數百人。到德山郡浦口。猝地登陸。搶掠軍器。直向郡北伽倻山所在。臣之私親興宣大院君呈應。又母墳山。恣行墮損。及官軍趕

逐始乃遁去。臣粹聞此報，震驚憤惋。罔知攸屬。嗣於同月二十三日，京畿觀察使李宜翼馳報，備永宗鎮僉使申孝哲呈稱：洪州所泊異樣船，轉泊於該鎮後洋。自稱亞里莽船，再肆猖獗。被兵弁防堵，帶劍而回事。在本月二十四日，而美國船碇留西海者，亦於二十五日回去等因。小邦自祖先以來，凡有海外異國商船之漂到，救恤資送，自有成憲。未嘗或忽於遭難濱危之殘命。正所以仰體

天朝庇覆懷綏之

盛德也。近年洋舶蹤由，雖與漂船有異，亦以待漂船之例待之矣。其侵肆憑陵之習，愈往愈甚，必欲構釁。遂至於此。誠莫曉

其指意之攸在也。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陳洋夷情形事。同治七年三月二十日。平安道觀察使朴珪壽。黃海道觀察使曹錫興。驛次馳報。備三和府使李基祖。長連縣監朴鼎和等呈稱。本月十八日。有吳國三桅大船。來泊長連三和兩邑分界港口。云是美國火輪兵船。水師副將官費米日。投照會文字。求層層轉達。文稱丙寅年七月。美國商船至平安河下流。遭不法之徒。將人兇殺。前二年美國兵船。來至平洋河南。查訪其事。所行之文。因貴國官不覆。未得確信。嗣後美國舟師提督

新聞一信云該船人尚有數名未斃。因執下獄。故特派本副將來至此處。討索在獄之人。務須完全交於船上。切望大君王揀派人員。前來會議。辦理此事。又稱僅若事未完結。強致空回。該副將度定夏月之間。上司必領其督理之兵船俱來。以務此事。又稱和陸辦事。不令一人受害等語。地方官將已經回覆禮部答及丙寅冬未及傳之答書。並為送示。仍言所求轉達文字。係非國書。邊臣不敢輕遞。遞上。雖自王朝派員前來辦理。更無加詳於此為辭矣。蓋伊夷之。又來滋擾。專由於于文泰金子平撒謊構疑。而近於黃海道長淵府陸島地方。李復所謂金子平者。即該島居

住八十老祇也。帶往美船所破處。使之對證。則帶水人于文泰初不來到。船中洋人皆曰不曾識面。子平則曰前二年美國船來到陸島時。隨問情官人去。與文泰相面而已。四人羈留之說。初無所聞。何以傳之云然。渠若不言。文泰從何得聞。白地說空。起釁邊境。一直抵賴。自干國紀。亟施梟警。以示彼人。仍說文泰于平荒誕無實之狀。已具覆禮部。則彼人輒稱于文泰未知何人。

北京禮部吾等沒相干。竊計年前平壤所燒之船。尊由自作。怨無所歸。該國擬查根由。來探事狀。誤聞風傳。疑有羈留。並無足致怪。但怪既煩總理衙門。致有禮部轉咨。理合遲



待回覆。照詳事實。因何不究源委。徑先駛來。及其憑者。據實文字之後。又不能犂然領會。豁開疑竇。辨明之說。沮格不入。侮慢之語。轉見無理。殆若不知有美國照會。禮部行咨之事。徒憑傳聞。故尋事端。所駕者兵船也。所裝者戎器也。其所云意在和睦者。有誰信之。計其始來首尾一月有餘。到四月二十四日。向西駛去。此西海美船來去之情形也。又於四月二十日。據公忠道觀察使閔致庠馳啓。本月十八日。吳樣船一艘。來泊洪州牧外洋。就中數百人。到德山郡浦口。自稱俄羅斯人。猝地登陸。打破官廨。擄取軍器。直向郡北伽伽山所在。當職私親興宣大院君親山。總行

墮損○勢將不測○被官兵趕逐○始乃遁去矣○當職聞報○震悼  
痛恨靡屆○未幾伊船又抵京畿○永宗鎮後洋○投送一書○自  
稱亞里莽水師督○語極悻悻○該鎮將屢辭斥之○二十五日○  
該夷又為登陸猖獗○被該鎮防堵○帶劍而回○此南沿番船  
侵軼之情形也○敵邦凡於外國漂船之來到○救恤資送○自  
有成憲○邇來洋船之出沒蹤跡○雖與漂船有異○亦復照例  
優待○正所以仰體

大邦懷綏遠人之

德意也○乃其侵肆憑陵之習○愈往愈甚○自茲以往○斷不當如前優  
容之意○君臣上下○已有所講定者○大抵小邦之於西洋諸

國。無論美利堅。俄羅斯。處在各天。隔以重溟。聲聞不及。肥  
瘠無關。而殊俗難化。異類無狀。公肆擾胎。輒來窺覘者有  
之。本無憚怨。必欲搆釁者有之。展轉疑激。致有今日。究其  
因由。必有小邦奸類。糾結恣憑。查於本年四月。緝捕邪黨  
張致善。供稱本國匪民崔善一。金學伊。沈順汝。李聖集。李  
聖儀。朴福汝。宋雲五等七人。交通洋人。渡海攔入。現住江  
蘇上海縣。山東煙臺口地方。前後洋船之擾。皆此輩所醜  
釀。招誘而成之。屢加盤查。儘有形跡。彼洋之招亡納叛。已  
極叵測。此奸之背國造亂。豈非絕憤。竊自念小邦比年以  
來。鋤治邪黨。劈破根窩。餘醜漏網。逃匿無所。或者潛結外

寇○竄入內地○如崔善一輩○難保其必無也○從前投邊人口○雖保無情逃走○輒蒙捕獲發回○矧此兇徒邪類○豈容逃命偷脫○其在王法○不宜倖追○而在小邦○亦可以仗

皇靈而申國憲○惟我

大朝之於小邦○覆庇之○憫恤之○凡有控訴○靡不曲循○今於有事之日○若徒懷怵畏○自阻於聽卑之

天○不有其負於

皇上字小之思也○茲將前後事情○謹此具奏○嚴畏之極○不敢張皇○另行咨申○備詳衷私○煩乞轉達

天陛○美國兵船聽虛枉不根之言○頻復往來○轉咨總理衙門○作何

辦理明諭開釋。飭下各該督撫將上海縣煙臺口等地所住朝鮮匪民崔善一等七人並緝捕解送亦望徧飭關口防汛儘有敵邦人口越界潛逃者著卽查拿押付以爲清疆域絕亂萌之地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已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朝鮮國王李熙遣官齎奏並咨請禮部轉奏一摺於本年六月初九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美國船在朝鮮開淺是否有洋人被留先於本年二月間奏請

飭下禮部轉咨朝鮮國王自行查明酌覈旋准禮部轉據朝鮮國

王咨稱。平壤江兩枝桅船。閘淺。不是本國枉害遠客之事。情。美國使臣。尚未詳悉。所稱羈留四人。俱屬烏有等語。當經臣等據情函致美國使臣衛康古。並英國使臣阿禮國。查照在案。茲朝鮮國王奏。美國水師副將駕駛兵船停泊。索還被留四人。又有兵船一艘。登陸搶掠。被兵弁防堵。帶創而回。美國兵船亦即啟碇。果如所述。美國不察事之虛實。竟欲藉勢憑陵。現時兵船雖已駛回。難保其不連橋再往。第朝鮮本無羈留美國商人情事。臣等業已致函代為解釋。該使臣並無別說。其該使臣曾否轉達本國。臣等無從得知。此次水師副將兵船。是否由伊本國派來。亦屬無

從查考。至朝鮮國匪民崔善一等七人。謊言構釁。亟應查  
拏究辦。但恐潛匿洋館。或私逃外境。一時購緝為難。若如  
所奏。現住江蘇上海。山東煙臺。係屬內地。應請

飭下禮部。行文江蘇山東各督撫。轉飭所屬。密行查訪朝鮮匪人  
崔善一等七人。如在民間潛匿。卽行拏獲解送。俾該國王  
自行懲辦。以期弭患未萌。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查前接兩江督臣曾國藩。各送上海同文  
館學生附生嚴良勳等五名。到臣衙門。經臣等詳加考試。  
該生等兼習西文。學有成效。均堪造就。當經奏請獎勵。分

別給予職銜在案。茲據嚴良勳呈稱親老家寒，終鮮兄弟，懇請仍回本省就近效用。臣等察其情詞出於至誠，自應准其回籍除告假之王文秀一名，飭俟假滿仍回京肄業外，理合附片陳明。

御批知道了。

癸亥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毓福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七日奉

上諭。富明阿奏俄界匪人聚眾攻殺俄兵。現飭副都統赴琿春會商俄官勦辦一摺等因。欽此。李等當即檄令續派副都統銜記名協領花翎佐領全福刻即帶兵馳赴琿春歸副都統烏



勒興阿調遣以備策應。並咨照副都統烏勒興阿務須恪  
遵

諭旨。慎守邊隘。毋任匪徒乘隙闖入。該匪被俄兵擊敗。逃入甯古  
塔琿春境界。卽將所部官兵分飭堵剿。毋留餘孽。向俄官  
賚商時。總以同治三年間。俄人招集游民。在海沿依力河  
地方。聚眾淘金之匪。散後久在俄界洄跡。再烏蘇里一帶。  
劃在俄界。原有野居民。該夷容留未逐等詞。明白分晰。  
據理剖辨。仍須暗中留意。查其動作。與之和衷商議。將前  
繁漁採之人。辨認明晰。分別帶回。行令妥辦去後。續於五  
月初四日。據副都統烏勒興阿咨報。該副都統於閏四月

二十七日。訂期前往長嶺俄卡會晤。俄官未來。是以暫回  
琿春。旋於二十八日午刻。據琿春二道河卡官。送到厚潤  
歲俄官照會一紙。內稱本月二十日。該俄官出派官兵。向  
草豐地方。打殺匪類百餘名。其餘各處亂黨。咸敗向塔界  
逃竄。因念兩國和好。急速通寄等情。當即照覆。該俄官定  
於五月初二日前來。一準會面。查其照會。內有草豐字樣。  
揆其大概。必係殺芬。該匪等既被俄人勦敗。又知大兵駐  
紮琿春。難免不無西竄。當即分派統領全福。營總瑚圖哩  
等。帶領官兵。即馳赴塔界蘆奇庫卡達北一帶。截勦。復添  
協領莫爾根等。馳赴穆楞河隘口。躡探截擊。續據統領全

福稟報。在青溝子口擊獲由山裏竄出之民姜石巖等五  
名。就近解送副都統烏勒興阿行轅審辦。等當行令烏  
勒興阿。過界親赴庫湖。找向俄酋和衷議辦。茲據報稱  
於二十日在俄界罕奇地方。與俄官梅楞章京伊謙克等  
二名會晤。面向理論。逐層剖辯。此項匪人。卽係同治三年  
貴國容留在依力河淘金之人。今既滋事。所有被擊逃出  
者。我兵務必截殺淨盡。當將拘禁水牢漁採七十餘人。均  
係沿海謀食旗民。並非滋事匪犯。兩國既稱和好。應令認  
明悉數領回。隨與俄官會議現辦五件。飭令該俄官攜回  
商酌。該夷首先否候覆聞。又據報稱五月二十五日。據瑚

圖哩報稱哨探官花翎前鋒慶順等探報由東山俄界雙  
城子一帶竄來賊匪六七十名。瑚圖哩當卽馳往迎擊。至  
穆楞河該匪列隊。我兵奮勇迎敵。斃賊取五十餘名。生擒  
匪首石才。宋俊。許元豐等三名。餘匪三四名。匿入深林。藍  
翎防禦委參領英祿帶兵按獲藏匿匪首李馨得。蒲行舟  
及形跡可疑之犯鄭文等六名。壓解行營覆訊。匪首石才  
宋俊傷重斃命。李馨得等四名送轅審辦等情。先行飛報  
前來。才等接閱之下。覆覈無異。俟匪犯李馨得等四名解  
到烏勒興阿行營。連統領全福拏獲姜石巖等五名。研訊  
辦理。及俄酋如何回覆水牢所禁漁採族民七十餘人。是

否放回之處。統俟烏勒興阿報到時。再另行奏報。仍檄令該副都統督飭統領各官。上緊嚴緝逃竄餘匪。務期盡絕根株。不准稍留餘孽。以致滋蔓難圖。所有據報會晤俄首會議五件。以及烏嶼疆界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富明阿等奏。截勦竄匪獲勝。並與俄國會議情形。一摺。俄界空全匪人滋事。竄入甯古塔界。經富明阿派兵迎勦。將匪黨殲戮殆盡。並生擒匪首石才等三名。在逃餘匪。雖僅止三四名。匿入深林。難保不餘燼復燃。著富明阿等。卽飭令派出官兵。實力控捕。不准一名漏網。以清邊境。烏勒興阿現赴摩濶

歲地方與俄官辯論邊境交涉事務。並會議現辦事宜五條。尚屬妥協。著俟俄人聲復後。奏明辦理。所有此次勦匪出力之官弁兵丁。准其俟邊界會議事竣。餘匪勦辦肅清後。彙案保獎。所陳分界圖說一件。留中備覽。

烏勒興阿與俄官會議五件

一件。現在滋事之惡匪等。即係同治三年閒。貴界招留在依力河洵金之民。前據貴界官來咨。公同驅散。仍在俄界藏匿。貴國並未驅逐淨盡所致。茲又在海島洵金。彼此漁利。致啟釁端。竟致戰鬪殺戮。似此惡匪。理宜由貴國勦滅淨盡。倘有被勦逃至本境。被我兵緝獲。必解貴界。服同正

法以示餘匪。貴國茲將雅蘭城、卽蘇城等處之民善為招留。日後僑生是非斷不准又為我國自去之民。

一、件貴國將中國旗民監禁七十餘人。茲既會面。此內如有淘金者。卽解至交界處所。訊明取供正法。僑係我國在沿海一帶採取海菜海參等物漁獵旗民人等。仍照和約。著該官認明帶回。

一、件甯古塔、琿春、三姓等處所居之旗民。由來均倚東南山海度日。嗣後仍准中國人在貴國界內照常漁獵。方符原定和約。由本處於該漁獵人等每人發給執照一張。由貴處另給俄照一張。添蓋鈐記。以便各遵定。前往漁採。

儻有事故。驗明執照。以辨賢惡。若無執照。卽係貴國招留之民也。

一件。由海躲回之旗人青順等。經過貴界二道溝地方。被貴國之兵立將青順用槍打傷。嗣將旗人諾敏獲去。茲青順抵家。取有供招。查諾敏等皆係海內黃島地方漁採海菜之人。並非淘金人。宜將諾敏等交回。

一件。長嶺子北水向北流者。卽係中華所屬。茲貴國之人在碾子山後坡堆積木料。意欲建造房屋。查原定和約內。不准越界蓋房等語。實與和約不符。卽令禁止。

七月丙子。山海關副都統長善奏。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有



西駛來洋船一隻。停泊老龍頭海口。洋人登岸四名。進城來署拜見。李接談之頃。詢知英國兵船。特赴天津助勦。於逆。因賊蹤遠竄。現自天津赴牛莊。過此小泊。秋閒尚欲赴煙臺。仍回天津。由津歸滬。內一名士都克斯。係英國水師提督。一名法能。一名安伯刺。一名立登。均係兵官。禮貌甚屬恭順。並邀李到伊兵船觀礮。李因思該洋人素性堅執。既已相約。礙難推辭。當於二十四日巳刻。李即赴老龍頭海口。有伊小撥船迎護。登彼兵船。洋人羅列酒果款待。並操演兵丁大礮。與李閱看。約有兩時之久。復將李護送登岸。其兵船即於是日申刻。向東南駛去。諸稱安靜。

御批知道了。

癸未○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等遵奉諭旨○著與俄人會分烏垣所屬地方界址○並堆疊鄂博○建立界牌等因○欽此○前棍噶扎勒參誤誘俄商牲畜一案○等不能分身○遂委熟悉俄人情形章京等○前往斜米等處○完辦此案○並有各國事務衙門送到

恩賞伊犁匠蘇勒官巴巴勒蘭傅寶星○著與阿勒瑪圖俄商科孜呢色傳實齋花紅扁額○等業已備辦妥協○以及採辦各項實需補賠銀兩○定於六月十八九等日○令該員等由烏城起行前往○接准偵探布倫托海近來情形○變民肆行劫掠

該章京等前往俄國。攜帶軍餉賞需一萬數千兩之多。又  
有

恩賞俄官寶星。途次僅有疏虞。所關匪輕。留該員等候信。俟探聽  
的確。卽著該章京等前往科米等處。完辦此事。

御批。依議。該衙門知道。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年四月。開  
以西疆毗連俄境。應按照同治三年勘分界址。建立界牌。  
鄂博奏奉

諭旨。著奎昌等速卽查明辦理。復於閏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烏里雅蘇台地方。著派榮全。科布多地方。著派奎昌。布倫托

海地方著派李雲麟各於應行建立界牌鄂博之處會同俄國分界官員詳慎妥辦以期早日了結等因欽此現在李雲麟因  
崇革職奉

旨布倫托海辦事大臣著明瑤補授兼管塔爾巴哈台事務欽此  
所有布倫托海分界事宜應請

旨改派明瑤接辦以昭慎重惟臣衙門於六月十九日接據布倫托海大臣文稱該處現籌勘賊萬難再辦分界烏科兩城均平靜無事可以先行建立又於六月二十六日據科布多大臣文稱按照輿圖自烏梁海遊牧內之烏柯克卡倫迤西均應由布倫托海大臣建立自烏柯克卡倫迤東至

索果克係屬科城建立。現布倫托海民人變亂。不能兼辦。似宜由烏科兩城先行建立。可否仍照原議條約。自西而東。抑或權今時勢。由東及西各等語。均經臣衙門以奉。

旨特派各城大臣辨理事件。臣衙門未便專擅。懇斷咨覆在案。茲於七月初一日。復接據定邊將軍文稱。分界條約。僅有伊塔烏科四城。並未有布倫托海。前因塔城未復。瑪呢圖噶圖爾幹西南一帶立界之事。無人經理。是以列入布倫托海之名。若云烏梁海遊牧內之烏柯克卡倫。西均應由布倫托海立界。似有未妥。緣烏柯克卡倫至霍呢邁拉扈。均係科城所屬。俄人之所素知。今云係布倫托海所屬。俄

人萬不肯聽。至言權今時勢由東而西。實係顯背和約。此事除照原約辦理外。萬無別法等因前來。臣等查本年閏四月間。准定邊將軍來文。內稱上年會立界牌。俄官臨期不至。以致中止。曾經日衙門給與俄使照會。務令立界官員如期前往。旋據覆稱。遵即轉行該國查照辦理。今布倫托海大臣欲令烏科兩城先辦。而科布多大臣將烏柯克卡倫迪西。屬於布倫托海。據原議條約自西而東一語。欲令布倫托海大臣先辦。定邊將軍又以立界之事。自應照原議由西而東。而烏柯克卡倫。係科布多所屬。仍令科布多大臣先辦。往返咨商。迄無定議。似此互相推諉。日久稽

廷。適令該國得以藉詞。而於邊界毫無裨益。臣等竊思布倫托海現辦勘賊之事。勢難兼顧。其安靜無事之區。自可仍行舉辦。惟臣等究難懸斷。而事關中外分界要務。界址一日不清。卽邊防一日不固。應請

飭下各將軍大臣。欽遵前來。

諭旨。查照和約。體察情形。妥速籌商。和衷辦理。毋再遷延。庶分界及早告厥。而邊患自弭矣。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改派西疆分界大臣。並請飭催將分界事宜迅速舉辦一摺。布倫托海分界事宜。前有旨派李雲麟辦理。該員現已革職。所有布城分界事宜。著改派

明瑤接辦新疆毗連俄境分定界址應建界牌鄂博等事關繫極為緊要宜如何迅速籌舉辦乃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欲令烏科兩城先辦而科布多參贊大臣將烏柯克卡倫迪西屬於布倫托海據原議條約自西而東一語欲令布倫托海先辦烏理雅蘇台將軍又以立界之事自應照原議自西而東而烏柯克卡倫係科布多所屬仍欲令科布多先辦彼此互相推諉不知是何居心儻再任意延宕貽誤事機該大臣等其能當此重咎耶著榮舍奎昌明瑤懍遵前旨各於建立界牌鄂博之處會同俄國分界官員詳慎妥辦速為了結麟興身任將軍於地方緊要事件尤不可畏難苟安一意推諉有負委任布倫托海雖有勤



匪事宜亦不可置分界為緩圖。一味顧預致滋貽誤。明璠即當斟酌情形會商麟興榮舍奎昌克期辦理。毋得遷延干咎。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日斯巴尼亞國使臣瑪斯回國。據該國新派使臣克維度呈遞。衙門照會內稱現膺本國簡命。出使中華。總理本國一切事件等因。理合附片奏

聞。

御批知道了。

丙戌。江蘇巡撫丁日昌奏。臣在蘇藩司任內。接通商大臣曾國藩文開。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欽奉

上諭。著派丁日昌將上年與義大利亞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欽此。遵卽馳赴上海。將奉發條約。訂期互換。適因該使臣駱通恩。漏未攜帶原約。經臣變通酌辦。另立憑單。先將用

寶條約。與之互換。所附洋文條約。暫為拆下。留在蘇松太道衙門。限該使於六箇月內。將原約取到上海。交蘇松太道查對。明確。卽由該道與之補換。詳經前署撫臣郭柏蔭於奏報。事竣摺內。聲明在案。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據義國領事官霍錦士申陳。奉本國駱使臣劉開。上年漏齎原約。已由本國寄到。申請互換。並據聲稱。駱使臣遠在日本。該領事申請如何辦理。臣查道員本與領事平行。自可由上海道與

之補換。惟此項條約。上年原限六箇月。取到。現在因何逾期。未據聲明。飭行蘇松太道查復。旋據應寶時稟覆。轉據霍錦士覆稱。條約到上海時。本未逾限。因駱使臣適在日。本有事。往返商候。是以稍遲。臣念其遲延尚屬有因。且為日無幾。卽飭蘇松太道應寶時。查照上年所立憑單。就近補換。以廣。

聖朝懷柔之德。茲據應寶時稟報。義國領事霍錦士。副領事葛治。邀同法國總領事白來尼。副領事狄隆。於六月初八日。同至上海道署。出視條約。確係五年九月所定漢洋文原本。印押均齊。該道因將去年留下洋文條約。與之互換。並照

章牘以酒食。該領事霍錦士等。無不感戴。

皇仁歡欣鼓舞。惟洋文內譯對有繕寫舛錯數處。雖該領事霍錦士自認錯誤。仍恐空言無據。經該道與白來尼霍錦士。三面議立憑單。以免日後翻異。該道於精密之中。能寓權變之義。辦理尚為妥協。茲將換到條約。及另立憑單。委員齎送前來。伏查歷辦換約成案。係將條約稅則正副本校對無訛。照錄一分。送由通商衙門。發交關道照錄刊刻。惟上年換到正副各本。先由前署撫臣郭柏蔭咨達總理衙門存查。此次應將補換原本。由臣照錄漢文一分。咨請總理衙門。將上年送存正副各本校對準確。遞寄到蘇。再行發

刊。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寅。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同治四年。經前任伊犁將軍明緒。因總管德勤。縱容官兵。革去總管。卽將總管之缺補放瓦強阿。後因錫伯營官兵潰散。索倫營兵丁。亦皆回歸本營。經伊犁將軍著領隊霍伽布。總管瓦強阿等。馳往該營。開導兵丁。趕往大城堵賊。該領隊等行抵車吉。德勤正在該處。會同不肖官兵。與賊通信。約和。將霍伽布。瓦強阿。用棍棒險些打斃。幸內有遵法官兵護救。該領隊等奔至霍城。養傷。瓦強阿商同左翼四旗官。

兵○那移圖爾根河迤西駐紮。車吉奇罕薩瑪勒圖爾根四  
旗○原係右翼均聽從德勤煽惑與逆回尙通。後由科米  
回至圖尾魯克霍伽布閉信攜印由霍城奔往該處。李遂  
與德勤行文開導令將車吉薩瑪勒奇罕三牛柔春口官  
兵○移居圖爾根一處。續派章京薩碧屯等前往圖爾根面  
告德勤。趕緊在圖爾根河迤西紮營。收攬逃亡被脅人眾。  
相機進勦。多半官兵尚有回心轉意。德勤仍以巧言詭計。  
惑亂右翼兵心。博清阿時在賊營未回。賊目不時前來圖  
爾根等處與德勤等約會。德勤與左翼行文。膽敢用逆回  
偽號小木鈴記。此文現存左翼。後左翼索倫等眾恐德勤

會同賊匪蹶營。陸續奔往俄境。霍城失守。德勤等仍不時與逆回來往。迨至五年十二月間。逆回數千餘眾。撲至車吉等處。右翼四旗官兵紛紛逃亡。避至圖尼魯克等處。稽俄人袒護。上年。鄂前往斜米時。博清阿來至該處。鄂善言安慰。令回圖爾根。面見德勤。令改前非。激勸官兵。趕往我境。不意回歸該處。復變其心。膽敢巧言飾詞。呈請代陳。德勤所答等情。實難憑信。其反復狡詐情形。殊堪痛恨。至哈薩克台吉鐵色克。前早經隨順俄人。鄂等作為不知。此次鄂在該台吉遊牧。帶領官兵。駐居數月。鐵色克雖歸服俄國。其心尚在兩歧。伊疆邊亂以來。每差往俄國員弁。必由

該台吉所屬之地經過。前將軍明緒以及才賞奏該台吉銀兩物件。不下兩千兩之多。否則豈能聽從我使。今若明降。

諭旨獎勵鐵色克。反使俄人懷疑。獎賞一事。應毋庸議。再霍加布來咨。內稱業與圖尼魯克博清阿所管官兵俄鈔八百餘張。牛一百零二隻。大半皆被雲騎尉希布昌阿。帶往圖爾根。博清阿屢推馬匹疲弱。帶領十數隊。奔往哈薩克遊牧。其餘三百餘口。業已那移哈勒塔拉。霍加布被阿勒瑪圖庫必那圖爾調往。一俟面見該俄官。如何商酌發銀起行之處。趕緊呈報等情。咨行前來。才當即差派四品頂戴花



翎領外防禦烏雲泰。藍翎通事伊奇泰等。持文前往斜米。探聽索倫等取起行各情。已於五月二十三日。由烏起程。計此際早抵斜米。惟前派辦事章京等。前往斜米辦理棍噶扎勒參。據俄商牲畜一案。正值定日起行。聞布倫托海。變民驚亂。俟偵探不至。阻滯中途。卽令委員等馳往斜米等處。完結此案。並飭密訪德勤等。近來情形。務現接奉總理衙門信函。摺彙。並德勤等咨彙。謹詳細覆奏。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革員通匪等情一摺。已革伊犁總管德勤。向通不肖官兵。毆傷領隊大臣霍伽布等。復與逆回勾結為亂。實堪痛恨。該革員現與避難官兵居住圖尾魯克等處。性情反

覆報。則榮全雖暫為羈縻。仍當密為防範。並查明實在情形。隨時具奏。視噶扎勒參誤。據俄商牲畜前案。業經榮全派員前往。糾米辦理。現值布倫托海變亂。道途恐有梗阻。仍著榮全添派委員。設法探明道路。護送所帶銀兩。前往糾米。早將此案辦結。

甲午。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於本年正月初五日。業將洋將日意格等所購第一起機器到工。奏明在案。四月十六日。復由外國馬梨阿勒各三丁船運到第二起機器。其中最鉅者為鐵廠水筒三口。每口各廣數十圍。高近一尋。輪船之水缸次之。餘為鐵廠一半器具。殊形詭狀。非安頓如法。關板咸張。無從稱名指類。當時分派員紳

督率人夫移頓二十餘日之久始獲竣事。五月十九日第三起機器復由外國夾板船運到。船名曰法彼爾士。較第一二起之船大倍之。據日意格稱中所載除鐵條七千四百二十九條。鐵片鐵釘大礮洋灰等項數百件不計外。凡為機器者五百六十有三。最重者二萬餘斤。餘或萬餘斤。七八千斤。三四千斤不等。自五月末旬之初。募丁數百人。揮汗炎風烈日之中。併力搬運。及今一月。尚未竣事。六月十七日。第四起機器復到。船名曰汪德乃木。所載皆輪船機器。計重百有二萬四千八百斤。計件三萬五千有奇。當令拋泊江中。先將稍輕者用兵船剝載入廠。其餘重大者。

俟第三起搬塊再行部署。而當時羅列岸旁。分頭起運者。則有曰安迷喇。係運花旗木板之船。有曰悅諾。花思得。係運噴叻長短雜木之船。有曰西洞。係運船槽木料之船。外尚有臺灣運木運煤之船。廈門運乾之船。附近運沙運石運土之民船。分載竹梢插護江岸之小船。搬移杉木儲蓋各廠之排船。而木簾小舢不與焉。沿江埠頭。星羅棋布。無隙可容。故日役千夫。難以剋期告畢。論閩省夏秋之間。廳廳常作。機器重船。皆涉數萬里而來。儻因風浪疏虞。停工待器。勢必遷延時日。今各起陸續到齊。但費安置之加。大廠一成。便可專心製造。故中外員匠。咸鼓舞赴功。以為鉅

工之成。愈有把握也。船塢地基舊坍之處。巨恐其復有橫  
決。自閏月未旬之初。卽派弁入山採伐竹箐數萬。分插沿  
江淺流處所。從前潮汐為西南風所激。洶湧塢前者十減  
其四五。上流街口前。擬巨艦載石。沈之水中。無如旋渦屈  
注。萬馬奔馳。千石之舟。無從下破。現於水中樹木為柵。且  
石為壩。力過怒流。因江底泥弱石強。須漸實漸加。一時未  
能遽就。環塢長濠。當一律重填。惟左近一帶。工作繁興。需  
土匪易。而小溝未竣。儻遇陰雨。無從疏洩。因於左側濠口  
當衝之處。先封塞以杜近患。再行施工。現在急流漸緩。果  
經秋颰安堵如故。潮頭直折而西。以後水落霜寒。石塘方

可興役。此船塢地基之情形也。船廠以內已成者曰轉鋸廠。安十五匹馬力水缸於中。中為鋸輪者三。一曰大直鋸。一曰小直鋸。一曰圓鋸。外為礪輪者一。為鑽機者一。為車床者二。為鉗床者三十有五。缸中湯氣既升。大小鐵輪互相牽引。各機一時並發。雷動颯馳。除零星鈐鑿銼削不計外。尚有重機未曾排比妥貼者。難以枚舉。四起機器既齊。從前房屋不足容之。復搭瓦房三十餘間。曰大機器之所。輪船水缸凹凸累砌。高若重樓。閘竅相通。盈千累百。其已成者自外洋轉運。皆拆解而來。入廠後必費數月釘鈐紐合之工。方可適用。因於製作之處。建瓦亭一區。名曰水缸

之廠。外國鑄器。皆先有鐵模。始必刻木為範。不溢累黍。後乃搗炭和沙與土。卽其空隙填之。脫胎而出。再灌鐵汁。其間。鐵模乃就。刻模者以遲而成功。鑄模者以速而見效。遲速既殊。不得淆雜。於是分建二區。一曰木模之廠。一曰鑄鐵之廠。風雨鐵。寒暑表。皆輪船必需。其製法則鉤心鬪角。其器具或牛毛繭絲。當其游思無閒。炫於日光。則目神散。有所隔蔽。則目力窮。其造作之所。塞向闢牖。陰陽向背。調度必由洋人。辰下業已完工。可以董率匠徒。排列鑄刻。因名之曰鐘表之廠。西人鉗鐵。小者需人力。大者賴懸機。懸機之器。或隆然而高。或呀然而深。重皆數千斤。森挺槎枒。

目前大廠未成。已須工作。非夏屋不能容。於是復有暫搭之鏈鐵廠。其與鐵廠鄰者曰銅廠。地雖稍狹。制亦如之。鐵銅水缸等廠。鎔鍊火爐甚夥。扇藉為煩。西法取風地中。不勞人力。先周各廠。覓輒為隱。斜引旁通。磐石蓋之。鋪土地平而翕張之。鐵機繫於鋸廠之方窖。氣輪一動。彈指間數百步外。爐火併熾。力倍風指。若是者名風洞。銅鐵重器。自彼移此。皆需百十人。因初洩車以便那動。然恐濕土埋輪。因處處削木為道。凸其兩旁。中平如砥。俾易推行。若是者名曰木轆。從前畫館之設。寄於棧房。現在堆積充牣。不能不別蓋一區。於是復有繪事之廠。采辦銅鐵煤炭木料石



灰繩纜等件。分道而來。連編累舫。量移上岸。非分儲之不可。而收積材木之地。非潮水可通。不但出運為難。亦慮久而枯朽。於是塢外南側。旣建一區。曰廣儲之廠。又於塢北里許濱江淺港。圍數百丈。以鱗疊巨材。上接山坳。駐兵守之。曰備材之廠。廠內除轉移執事外。隨同洋人學習者。若鋸木之匠。造船之匠。冷鐵之匠。鑄鐵之匠。刻模之匠。鑄銅之匠。水缸之匠。反沙之匠。車床之匠。鉗床之匠。其因營造各廠而招者。若斲木之匠。版築之匠。鉗石之匠。攻皮之匠。共二三千人。五方雜處。漫無統紀。易滋事端。栖息無從。亦難號召。於是塢外復建二所居之。在左者曰東考工所。在

右者曰西考工所。皆以員紳統之。早出暮歸。乃無紊亂。據日意格前。檠華匠與洋匠器用不同。言語不通。事事隔閡。況素諳繩墨者。類皆中年以往。心氣耗散。往往不能探賾。通微。請各廠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膂力悟性者。或十餘人。或數十人。俾易教導。名曰藝徒。現所招已及百餘。又不能無以鈐束之。於是復有藝圃之設。各廠事務猥煩。委派員紳近增至百餘。曉鐘出塢。躬率工作。指揮奔走。見星始歸。饋餼在道。每遇暴風驟雨。借蓋無從。不能不小築數間。以資憩息。於是復有塢內官廳之設。傭工雜作。是有健丁。日每八九百人。非以兵法部勒。則散而難稽。呼而不

應於是每十人以什長一人束之。每五什長以隊長一人束之。特派勤能之武弁統焉。然必寢息有所。竈廂有所。稽查有所。因傍山結壘。略如營房。是為健丁營之設。凡此者數月以來。已皆起辦。計可先後告竣。其餘若鍊鐵爐。甄片之窰。燒煤骨之窰。煨炭灰之窰。以及侵木軌槽等處。或纜興工。或纜擇地。經營之後。當更續奏。此船塢內外之情形也。鐵廠地基。去冬以來。開土釘樁。以及嵌填石屑石灰。皆已就緒。應行補苴者。亦屬無幾。惟所需堅軌方石。厥數甚鉅。合計五廠需軌數百萬方。需石則自長二丈三尺六寸。至一尺二寸五分者。計十萬有奇。堅軌以海船運於下游。

數目既多，非數百起不能盡之。石質粗重，運載更難。卽源源到工，但移一石，非數人不可。沉刻方琢，平勢難用。際此盛夏酷暑，石上椎鑿，敲火生光，膚焦肉泡，故迄今猶基未就。廠內橫梁，需堅木一百五六十根，每根長須七丈二尺，有奇。圍圓八尺以上，近地搜採，無此巨材。現飭員往暹羅三馬丹、叻、呷等處，見購窮海帆檣往來，第憑風沏，更非刻日可期。所幸機器已齊，並有現成輪軸，僅船材齊備。年底船身可就，尚易圖成。惟斲輪之方，總俟管構齊全，方有眉目。此大鐵廠之情形也。洋將德克碑，自到工以來，觀塢內運載之艱，願往南洋訪購載貨夾板船，已附搭輪船。

前往安南各國。兩月以後。方得回國。理合附陳。今先將機器到齊日期。並船塢一切情形。謹會同陝甘總督。左宗棠。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臣英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合詞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榮全奏。等前奉上諭。麟興等請派大員會定界址。一摺。等因。欽此。等榮全嗣又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函。內開。同治七年五月十六日。接據俄國往京公使照會。內稱。建立界牌鄂博一事。現接伊國京都來文。以俄國附近新疆有賊處所。不能悉照塔

城條約處處立牌於安靜地方先行建設並稱鄰邦分界大臣會同俄國大臣立界之時必有兵隊跟隨保護等因照會前來本處查同治四年夏間中國分界大臣期與俄國會立界址因西路出師俄官臨期不至此次經本處照會該使轉飭該國立界大員按時前往勿再後期茲據覆稱業已轉致本國及西悉畢爾總督當不致再有稽延失信之事務望先將上年所定界址舊圖詳細考覈以便臨時按圖建設界限分明萬勿倉猝從事致有朦混侵占之虞是為至要照會所稱兵隊跟隨一語不過因附近新疆賊氛未靖藉以保衛該國分界官員入境時止宜不動聲

色密加防範。萬不必因有兵隊。稍涉驚疑。致生枝節。尤為切屬各等語。並鈔給往來照會前來。現在俄國立界官尚無信來。查同治三年。前任分界大臣明誼等議定第六條約內開。俄國兩起立界大臣。均赴阿魯沁達蘭喀塔蓋。兩卡中間會齊。一起會同塔爾巴哈台立界大臣往東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會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果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台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止。各等語。塔爾巴哈台之應立界址。現已

欽定布倫托海大臣會辦。勿論該處現在不靖。能否與辦。立界必當遵照條約。庶可杜俄人另生枝節。等前已將現在酌辦原由。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科城大臣查照辦理。

才榮全俟俄國立界官來。與科布多立界大臣。西由瑪呢圖。噶圖勒幹會辦起。赴索果克卡倫。候與俄官會立烏里雅蘇台牌博。所有一切事宜。當與琴麟與豫期詳商。查前任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與俄官議定界址。繪圖換約。鈐用之印信。均係隨帶本處庫存關防。琴榮全仍請隨帶關防。遇事鈐用。以遵信守。而歸畫一。並擬派定辦事司員筆帖式。營造牌博匠役兵丁。差遣分用。復密飭唐努烏梁海



五旗總管等。慎加防範。派熟悉地里官兵十員名。在各遊牧聽候立界時。按圖考詢山河地名。以便指陳堆博立界。而杜朦混。

御批該衙門知道。

麟興等又奏。本年五月初九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內開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日。准俄國駐京公使函稱。俄國附近烏梁海一帶交界民人。常有呈訟受阻之事。中國官員亦置不管。並援引上年俄廟被竊。俄商被阻兩案。至今不為辨結。現擬飭庫倫辦事官親攜各卷。前往烏城。將緊要舊案。照例斷定。並將嗣後如何辦理。往來交涉。一

並妥定請卽咨行會辦等因前來本衙門詳譯來函○以被竊被阻兩案為立論之由○湖查六年二月間○曾經奏明奉有

諭旨○飭令庫倫大臣會同定邊左副將軍派員會辦○並經本衙門往返咨詢○總以犯證未齊○懸宕未結○本年三月初九日○接准來文○轉據庫倫大臣咨稱○俟將案內要犯車德恩布扎由俄國解到時○再行約期會辦○究竟此二案如何查詢○未見辦有端倪○日久稽延○以致俄國藉為口實○且俄使來函○稱舊案未消○新案又起○以及所指烏爾克河為滋事地方各情○均未據咨報有案○刻下既據俄使飭庫倫領事官赴

烏城商辦相應函布查照。即希和衷商榷。無論何處所屬。均應不分畛域。妥籌辦法。舉凡新舊各案。總須速結。既不。可遷就而違定約。亦不必回護而啟釁端。並希將現在應辦各案。以及作何辦理之處。詳細寄知。是所切盼。至所稱。嗣後往來交涉。如何辦法。亦須定妥一層。查從前條約內。均有明文。止能重言申明。未可妄議更改。窺其來意。將新舊積案次第了結。自亦無可饒舌。所有俄國公使暨俄官。柏林來函。一併鈔錄寄覽。再此次俄使派員。是否果因清釐積件。抑或因邊界等事。別有授意之處。均未可知。務希。隨事格外留心。是為至要等因。正在查覈間。復於六月初。

六日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開復接俄使來函以前履  
函內有令烏里雅蘇台將軍派員會同領事官商辦之句  
與和約不符等語本處復行函覆並援引和約各條與之  
辯論俾知該領事官與中國道府對品自不得與將軍大  
臣平行體制所在豈容稍假惟該領事官或因公進謁自  
當以客禮待之所有交涉各案東公覈辦總當迅速清釐  
免致俄人有所藉口緣該俄使來函亦無別意不過因行  
文來往遲延耽閣時日故欲令領事官就近速商了結等  
因並鈔給往來信函前來當已遵照詳查烏里雅蘇台所  
屬唐努烏梁海五旗地圖內並無烏爾克河惟前於去年

夏季有越界俄眾至烏克果勒地方蓋房種地一事。現已奏辦完結。奏咨在案。至立界一事。李等前已奏請。

派定立界大臣。應俟俄國立界官。如果按約會辦。係由西遞次至科布多。會同該處立界大臣立界。原議該處界牌鄂博本處立界大臣。亦必按約一體會立。此外僅有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曾奏明會同庫倫辦理。於今久候。未見約定期地。故未敢先事咨催。致生枝節。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俄國領事官什什瑪哩布。由庫倫到烏。即派員接入館舍。七月初二初五等日。李麟興與李榮全帶領庫倫委員。及本處司員等往見。與商各事。據稱烏梁海人時有與俄人爭。

鬪情事。然而良莠難齊。均不能無非。今既商辦。諸如此等小件。即可無庸置議。至宜均各嚴行曉諭。所屬勿得仍前滋事。並不可阻止俄商。有傷兩國和好。此外有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應定期地。約在起事之就近地方查辦。自能速結。卽由七月初二日起。至九月初十日止。共訂期七十日。兩國各派能事員弁。在烏克果勒地方齊集。如有逾期。過三日不到者不候。准其返回。其通商一事。該國先期知照。烏里雅蘇台將軍。轉飭所屬烏梁海總管查驗。該商執有印票。及所帶物件數目。均各相符。方准其交易。如無文票。私自通商者。准其阻止。並不准蓋房種地。其餘均按

照條約辦理各等語。李等聞其所言尚無別生枝節。特為  
俄廟被竊俄商被阻二案。約訂期地。以便委員往辦。並要  
與唐努烏梁海通商而來。既以理論。似難阻止。當向俄官  
言明雖屬可行。必須本處奏明奉

旨後始能通商。隨派定庫倫委員筆帖式文奎蒙古七品畢齊業  
齊托克塔胡本處候補防禦額外筆帖式依徹佈。防禦銜  
額外筆帖式色拉布等四員。如期前往烏克果勒會同俄  
官。詳加查辦被竊被阻二案。並屬令該領事俄官什什瑪  
哩布。亦趕派委員帶領全案人證。案期會辦。彼此言明。該  
領事官什什瑪哩布。遂於七月初六日。帶領隨從俄人由

烏起程仍回庫倫訖。統俟兩國委員屆期會辦如何情形。隨時另行酌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麟興等又奏。本年六月十四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麟興等奏。普哈爾貿易夷人。迷失路徑。誤至烏城。既非奸細。不必苛禁。著麟興等妥為撫恤。並咨詢俄國邊界官。如可由俄國遞回普哈爾之處。即著設法送回該部落。以示羈縻。欽此。遵即將該夷人。提交管理台市廳。暫行收養。嗣因住紮庫倫。俄國領事官什什瑪哩。佈到烏。等當將拏詢此項夷人原委。並投



皇上飭令撫恤之意備告之。該俄官面問該夷一二次。允送交邊  
界官查明轉遞回籍。發給俄字文票。以憑交收。並留派引  
路俄兵一名。李等又添派候補防禦額外筆帖式依徹佈  
委署筆帖式舒敏奏帶兵二名。於七月初七日給普哈爾  
人衣履口食。賞給俄兵盤費。一同護解。由烏起程北行。以  
示體恤。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辨夫務始末卷之六十